



道古尘

鐘

卷二十三至三十一

說辨攷贊銘箴

跋書後題辭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三

仁稱 柳世駿 大宗撰

說辨

重卦不始文王說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注言每卦八別者重之數京房曰神農重乎八純鄭康
成以為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魏易博士淳于俊襲其
說而司馬貞史記索隱因之劉安以為伏羲為之六十
四變魏王弼吳虞翻襲其說而孔穎達作正義陸德明
作釋文陸希聲作易傳因之薛貞注歸藏云神農氏既

案隋書經籍志亦謂伏羲重為六十四卦蓋唐初王弼之學始盛行故諸儒皆主其說

重爲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伏羲八卦此演康成之說也朱震漢上易傳云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此演王弼等之說也今以大傳十三卦言之則重卦之始實始包犧包犧氏取諸離黃帝堯舜取諸乾坤此故經卦之名無論已曰益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夬此非重卦乎連山之有重也徵諸魯穆姜矣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劉恕解周禮以爲是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可例斷

也歸藏之有重也徵于坤啟筮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徵于節卦有殷王其國常毋咎目之文若左氏內傳所載春秋參用三易三法並卜故有三占從二之說其班班顯言者不一而足但不能明別其孰爲連山孰爲歸藏而要之非周易則確然可信成季之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其繇辭之不同如此邵伯溫述先君之說曰上世聖人皆有易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三 詩
作用不同其道一也鄭鏐曰三代之易名異而卦不異
羅泌曰尙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
十有四以愚度之周人若非參占三易連山歸藏何以
掌於太卜連山歸藏若無重卦周人何以用爲參占故
謂重卦始于文王此直司馬遷揚雄之臆解惜乎易祓
林千之吳澄諸人知闢之而不能暢其旨也李嘉會曰
文王所重蓋繇辭耳若乾卦曰元亨利貞是也至孫盛
以爲夏禹重卦彼蓋見連山爲夏后氏之易而不知其
因於伏羲也歟

牛耕說

以牛耕於經無所證周禮大司徒言任地者備矣獨勿
及是是牛不常耕也鄭康成前聞博古卽其前後所解
於茲事亦確無定見注閭師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
也賈疏六畜惟牛可爲農事注里宰云以歲時合耦於耒合人耦則
牛耦亦可知也據此二言則似六典未設以前已有牛
耕之事至注考工記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
耜岐頭象古之耦賈公彥申之云後漢用牛耕種故有
岐頭兩腳耜據此則是古無牛耕牛耕始於漢也漢平
都令光教趙過以人輓犁始見於班書食貨志後遂以
爲牛耕之肇始宋之學者多不信之浚儀王氏引山海

經謂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夫山經出於伯翳與后
稷並時焉知其孫叔均之事乎此爲後人所屢入可知
平園周氏據賈誼劉向以爲飽牛而耕出于邾穆公之
語水心葉氏以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
用耕於牛何取夫新書新序掇拾舊聞皆出於秦火之
後異人爲說不可爲據孔子弟子之有字所據非史遷
之列傳卽文翁之學堂圖而家語一書又出於王肅之
增加皆不得謂孔氏之遺言若以爲春秋之世已有行
之者當時計功言利之臣齊若管仲越若計然凡所以
富强之術講之靡不析用之靡不盡奚獨此天地自然

之利顧反忽而不察乎卽至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
錐刀競而耕犁之利未開非心計疎也當時徵發繁興
人車牛輦悉以供戰鬪之用其所以不得兼者勢也杜
元凱上疏云古者匹馬邱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其言
似有可聽而實則廓然一無所據夫預固癖於左者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三傳之文炳若日月而未有及于此
可以證春秋無牛耕之制矣余以爲牛耕之制蓋自秦
始創之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其明證也故呂
不韋作月令云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亦因其國之
所利言之也當時六國艷其利遊說之徒轉相傳說故

太史公律書言牽牛云牛者耕植種萬物也夫牽牛本於星經星經本於甘石甘石之徒生於戰國耕植種萬物之云非因秦之制乎若趙過之以人輓犁則漢世遂以爲常法王莽傳假貸犂牛種食而非其所特創者歟

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曰九真廬江不知牛耕任延王景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燉煌不曉作耒犁及種人牛皇甫隆乃教作耒犁龔遂爲渤海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顏裴爲京兆課民無牛者令畜猪投貴時賣以買牛

說緯

緯識起於哀平之際而新莽用之以竊漢祚中興之後光武好之尤篤多以決定嫌疑公卿擢用皆據識文又命薛漢朱浮等校定之中元元年竟令宣布天下顯宗肅宗因相祖述于是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中丞之官掌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識之屬至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斂其要者以從于是乎赤伏符之數旣盡而內學之流衍不與銅人鐘籥而俱亡吁其可怪惑也已秀水朱氏向有說緯一篇多引洪适隸釋及後世碑刻于范氏若不屑覲縷道卽謝承書及魚豢張勃陳壽葛洪諸家所志亦有脫漏者予因述而補之其見于謝承

書者于李固則稱明于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于徐穉則稱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于王輔則稱傳援神契于趙典則稱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朱氏但言姚浚姜肱亦已疎矣其見于范史者于李守則云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李通父見通傳于穰人蔡少公則云頗學圖讖見鄧晨傳范贊所謂李鄧豪瞻舍家從讖也于薛漢則云善說災異讖緯于郅恽則云恽據經讖于蘇竟翟圃則云善圖緯于沛獻王輔則云善說圖讖于鄭元則云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于申屠蟠則云博貫五經兼明圖緯于劉瑜則云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于謝夷吾則稱

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賸聖秘觀變歷徵于郭鳳則云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于廖扶則云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于公沙穆則云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于樊英則云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于韓說則云尤善圖緯之學于法真則云博通內外圖典蜀志引三輔決錄注亦稱真當時以此為家學世相授受楊少通五經兼通讖緯

春卿善圖讖學縹裘中有先祖所傳秘記臨命戒子統修之統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子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同郡任安黃狹皆從之學究

極其術

益部者舊傳亦云董扶事博士楊厚究極圖識

劉瑜特詔名問災咎之

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子琬傳其學明占候能著災異樊

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李郃善河洛風

星而子固傳之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而鄭元宗之魏

朗則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牂牁尹珍從許慎應

奉受經書圖緯其淵源如此故樊儵與公卿雜定郊祠

禮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曹褒受命撰次禮事依準舊

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其左

氏與識合者光武寫其傳詒藏之秘書見于章奏則張

純奏建辟雍乃案七經識明堂圖賈逵論歷引考靈曜

命歷序曹充議封禪引河圖括地象尚書璇璣鈴郎顛

條便宜據易內傳

注言稽覽圖

詩汎歷樞楊賜對祥異禍福

所在亦引稽覽圖中孚經及春秋演孔圖謝弼上封事

引援神契周舉陳災異引易傳

注言稽覽圖

永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歷有著述者

則若景鸞兼受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名為交集翟酺著

援神契鉤命解詁十二篇而鄭元宋均皆注七緯元注

二禮雜用易說孝經說皆緯也則自東漢之世朝廷之

制作家庭之講習學校之師承著撰之敷證莫不以此

為圭臬者惟桓譚以為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

書者于李固則稱明于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于徐穉則稱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于王輔則稱傳援神契于趙典則稱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朱氏但言姚浚姜肱亦已疎矣其見于范史者于李守則云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李通父見通傳于穰人蔡少公則云頗學圖讖見鄧晨傳范贊所謂李鄧豪瞻舍家從讖也于薛漢則云善說災異讖緯于郅暉則云暉據經讖于蘇竟翟圃則云善圖緯于沛獻王輔則云善說圖讖于鄭元則云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于申屠蟠則云博貫五經兼明圖緯于劉瑜則云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于謝夷吾則稱

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賸聖秘觀變歷徵于郭鳳則云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于廖扶則云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于公沙穆則云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于樊英則云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于韓說則云尤善圖緯之學于法真則云博通內外圖典蜀志引三輔決錄注亦稱真當時以此為家學世相授受楊春卿善圖讖學緋裘中有先祖所傳秘記臨命戒子統修之統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子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同郡任安黃扶皆從之學究

極其術

益部者舊傳亦云董扶事博士楊厚究極圖識

劉瑜特詔名問災咎之

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子琬傳其學明占候能著災異樊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李郃善河洛風星而子固傳之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而鄭元宗之魏朗則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牂牁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其淵源如此故樊儵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曹褒受命撰次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其左氏與識合者光武寫其傳詒藏之秘書見于章奏則張純奏建辟雍乃案七經識明堂圖賈逵論歷引考靈曜

命歷序曹充議封禪引河圖括地象尙書璇璣鈴郎顛

條便宜據易內傳

注言稽覽圖

詩汎歷樞楊賜對祥異禍福

所在亦引稽覽圖中孚經及春秋演孔圖謝弼上封事

引援神契周舉陳災異引易傳

注言稽覽圖

永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歷有著述者

則若景鸞兼受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名爲交集翟酺著

援神契鉤命解詁十二篇而鄭元宋均皆注七緯元注

二禮雜用易說孝經說皆緯也則自東漢之世朝廷之

制作家庭之講習學校之師承著撰之敷證莫不以此

爲圭臬者惟桓譚以爲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

之類且以極言識之非經獲罪而尹敏亦言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人張衡亦言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苟爽嘗作辨識之數人者在范史中固皦皦乎超絕倫類矣若夫張臻學兼內外扈累吟咏內書石德林篤好內事徵和兼善內術譙周兼及圖緯王遠尤明天文圖識河洛之要科禁內學而吉茂匿不送官蓋至三國之時其風未息當塗典午之文確然可徵至使人君不修人事而崇信推步其于聖人不語怪之旨卽欲不謂之不顯然相畔而不可得也

賈說貽朱林表

四民有常職農以勞工以規矩士以詩書道德賈曰懋遷有無而便謹皎厲者實囊橐於是焉作苦非所耐手藝又薄而不爲易爲者蓋莫如士歟而飢寒之患施由士始於是津津乎俗惟賈之驚矣吾以爲爲賈良難人固有士名而賈行者矣未見有賈名而士行者也信義廉讓之風行乎庠序習焉安其故常施乎闡闡之內則憤憤焉而疑警乎反面而大笑之無他投以所不習也是故賈與賈之樹頤頰精心計相傾軋而未已令虞舜就時而不能化也士虱其間至則靡耳何利之能爲吾

友朱君林表孝于親信於友脛脛焉非力不食樂歲而長飢習聞賈之利將趨而從之吾恐其有賈名而無賈行作賈說貽焉

醫三世說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康成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世孔安國序尙書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杜子春注周禮連山宓戲歸藏黃帝王砭以三墳爲言道子春以連山歸藏爲言易而未有及於醫者神農嘗百藥著本草經而管呂晁錯所引神農之教亦無有及於醫者唯王氏注內經於陰陽應象大論引神農曰病

勢已成可得半愈高保衡林億等校正內經於至真要大論引神農曰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宜相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二臣九佐使也農之言惟此而已伏羲無一言傳於世內經中言上古疑指伏羲言中古疑指神農則伏羲爲一世神農爲二世也著至教論雷公曰上通神農著至教擬於二皇二皇謂羲農此在黃帝之世祖述羲農之明證也間嘗論之凡爲醫者其術必有所授而其言必有可徵何謂術有所授在自得師六節藏象論帝問何謂氣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移精變氣論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

明注引八素經序云天師對黃帝曰我於僦貸季理色脈已三世矣刺法論岐伯曰臣聞夫子言注夫子者祖師僦貸季夫曰三世則在伏羲之世爲私淑諸人曰聞則相傳有此語而誦而聞之非親受業也靈樞經黃帝言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岐伯言先師之所口傳曰心藏曰口傳似曾受業而藏之而傳之矣不知此先師別是一人而得僦貸季之傳者耶若是僦貸季則爲祖師岐伯不得受業也而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如是何謂言有所徵靈樞帝問岐伯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

檢押乃後可傳是岐伯學之熟也二皇所遺經論至多黃帝之世具有曰上經其言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氣交變大論引之有曰下經其言曰胃不和則卧不安評熱論引之又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肉痿者得之濕地也骨痿者生於大熱也痿論引之又有經論中陰陽類論引之注以爲上古經之中也瘧論岐伯曰經言無制焯焯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又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曰其衰也事必大昌此又泛言經不知其在上下在中也又有占候靈文名太始天元冊文伏羲之時已鑄諸玉版

神農之世鬼與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其言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鬼與區述之見天元紀大論又曰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齡天之氣經于心尾巳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氏昂畢元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岐伯述之見五運行大論又曰天符天符黃帝述之見六微旨大論篇九鍼九篇岐伯廣之爲八十一篇見於離合真邪論篇又有刺法王砭注今經亡評熱論云在刺法中腹中論篇亦引刺

法奇病論引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又云數謀慮不決故膽虛而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陰陽十二官相使又刺法中之篇名也又有脈法五運行大論引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經脈別論注亦引三世脈法又有脈要其言曰春不

沈夏不弦秋不數冬不瀦是謂四塞登要大論引之又脈解上下篇雷公之所習也又有陰陽傳見著至教論又有熱論其言曰汗出而脈尙躁者死評熱病論引之又本論其言曰大經空虛發爲胝痺傳爲脈痿痿論引之又有從容其言曰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

著至教論引之病能論曰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
偃卧論在奇恒陰陽中注以爲奇恒陰陽上古經論篇
名世本闕方盛衰論曰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
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注以爲今之病能論曰奇恒者
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
以四時死也而所謂大要者上古經法也岐伯引之獨
多五常政大論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
六元正紀大論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至真
要大論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
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注奇謂古之單

方偶謂古之複方又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
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又曰彼春之暖爲夏之
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
其始可知又曰少陽之生先甘後鹹陽明之生先辛後
酸太陽之生先鹹後苦厥陰之生先酸後辛少陰之生
先甘後鹹太陰之生先苦後甘又曰謹守病機各司其
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
疎其血氣令其調違而致和平靈樞九鍼十二原亦引
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軒岐之世二皇之經
論具在帝雖生而神靈岐伯雖審察於物而心生未嘗

師心自用也於脈則徵之脈法徵之脈要於鍼則徵之
九鍼之刺法於痿則徵之本論於奇病則徵之奇恒於
占候則徵之天元玉冊於凡病則徵之上經下經以及
從容大要故能扳二皇而三之躋一世於仁壽善乎宋
史崧之序靈樞曰爲醫者在讀醫書蓋有讀而不能爲
醫者矣未有不讀而能爲醫者也今之爲醫者吾惑焉
目不見靈素之書耳不聞鵠跗之論設爲大言曰讀書
不如臨症夫症則今未嘗異於古也書皆備言之彼其
資性庸下讀之而亦不解解之而亦難明自便其空疎
而以藥試人以人試技其不至於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者希矣醫不三世豈爲三世爲醫者設哉余嘗標舉斯
語疾首蹙額而告之目眈眈然唇臨臨然意妍妍然而
彼猶不受也作三世醫說以俟能讀醫書者證焉

西漢立四經博士辨

前書儒林傳贊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學者遂以爲四經果嘗立於學官吾以爲此未可
以據也一徵之於諸帝之紀武帝之立五經博士也於
建元五年書之宣帝之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也於甘露三年書之終平帝本紀校學置經
師庠序置孝經師皆大書特書何有此四經旣已得立

道古堂文集卷之三
誠爲經學興廢之一大關而顧簡畧不一書者且劉歆之議旣出於哀帝之世及王莽秉政歆爲國師爲其所得爲一旦舉而修復之莽所僭竊莫不依託聖經以二百年來所未建立之絕學今且昌明於學官安有不明詔四方以稱侈其鴻業者竟默默以息乎其在莽傳元始元年益博士員經各五人言五經各益五人也未有爲四經別立博士之語又云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逸禮古書毛詩在博士之外可知一徵之藝文志云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

之未得立又云詩齊魯韓三家又云春秋公羊穀梁二家而傳乃稱王莽時諸學皆立與志實相牴牾夫志卽本之歆所輯之七畧也此四經者旣已立博士矣歆輯七畧時不一昌言之耶歆得身際其盛不之一言乃待傳聞者而始表章耶則信傳不如信志明矣卽以傳言之毛詩第言本之徐敖敖固兼傳左氏者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爲博士之官班史百官表不詳稱莽所改置度亦如莽爲太子置六經祭酒講易講書講詩講春秋講禮講樂之屬卽以狹爲博士不復可通迨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探求闕文補綴漏逸果使四經皆

已立於平帝之世但當因仍舊貫何爲祇立十四博士
卽如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以重違衆議封卒因不
復補而古文尙書毛詩諸儒究未嘗一請建立惟後書
儒林傳序列十四博士詩有齊魯韓毛劉貢父吳南英
皆未加糾正亭林顧氏始以毛字爲衍沈約宋書百官
志亦引此無毛
字歷引本紀百官志賈逵傳及徐防傳注以證之而其
誤乃昭若發矇至肅宗建初八年始詔諸儒各選高才
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而安帝建光三年
詔選三署郎及吏人通古文尙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
人靈帝光和三年又詔公卿舉能尙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舉一人悉除議郎盧植亦謂毛詩左氏周禮各
有傳說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逮終
漢世迄未得立則前書所謂皆得立者不應至中興而
反見黜也卽使黜之諸儒白虎議奏亦當滋異同之論
如陳元范升之辨左氏者何爲不一齒及也勾甬全君
謝山以爲魏邯鄲淳等寫補石經毛詩與魯詩並列斷
爲博士立於是時考之魏志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
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蓋光武十四博士祇有公
羊嚴顏二家穀梁之罷至此始置故魏志於本紀特書
之若古文尙書毛詩左氏春秋使果立於平帝罷於光

武又復於黃初亦當鄭重申明之不宜獨於穀梁顯著也卽魏時雖刻石經不過誇筆迹之妙亦非真能崇尚經術者魏畧樂詳傳稱博士十有餘人學多褊狹設諸博士十九人荀崧以爲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崧所稱者有賈有鄭有服孔則四經並得立矣暨元帝簡省博士爲九人而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左傳杜氏服氏皆在焉益以徵爲泰始間之所置無疑而五代史志所謂一字石經毛詩者安知不出於裴頠之所寫

乎謝山深於經者也更長於持辨作毛詩初立學官考爲有攸助於予所著石經考異者鄙意所未盡作此辨以質之

魏收作史不避諱辨

甚哉齊氏之重家諱也法曹辛子炎諮事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孝昭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其見於李百藥之史者如此魏收躬領史職執簡記奉諱惡宜當少有避忌以余徧觀後魏一代之文蓋於齊氏固未嘗有所諱矣樹於神武爲皇考而史有鄴王元樹

附咸陽王禧傳

宜陽公伏樹王建曾

孫樹有蕭衍光州刺史郝樹有南安人龐樹齊州平原
民劉樹而沮渠安周有兄子樹高車酋帥有樹者蠕蠕
有樹什伐鮮卑秃髮有樹機能又宗欽賜爵爲卧樹男
而樹洛干氏後改爲樹氏謚於神武爲皇祖而史有趙
郡王幹子謚有董謚附崔元伯傳有李謚有楊謚而趙修父
亦名謚趙彥深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而史有宋
隱夫署之爲樹以誤讀而猶欲予杖矧其臨文而不知
避之當時訟收者若盧斐李庶等未聞以此而入其過
豈其嚴于稱謂而獨寬於秉筆耶抑吾細而迹其實收
史固然然其時諸臣亦有不盡諱者神武高祖名泰故

宇文恒稱黑闥竇泰以勲戚居臺若依魏臨淮王彧例
亦當啟求改名見北史太武五王列傳而泰固未之及矣夫豈獨
泰高氏屬籍不多命名每多相犯右將軍湖弟恒於神
武爲曾叔祖而幼主名恒恒元孫紹於神武爲族姪而
文襄之漁陽文宣之四王皆以紹名則收之不諱其有
見乎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記辨

簡文此記咸淳臨安志及成化萬曆杭府兩志及白珩
靈隱寺志均所不載孫治宇台遂謂侯景立帝在太清
三年明年爲大寶元年逼帝幸西州者再又明年幽帝

永福省大懃在側尙欲賜沙門田爲之作記當非人情
疑爲晉簡文帝而非梁愚以爲治特未之考也簡文屢
參御講般若涅槃諸經參迎佛像從舍利入殿禮拜并
侍皇太子元圃園講頌在藩時作唱導發願諸文從幸
同泰光宅等寺蒙華林園戒預懺直疏各有詩紀事高
祖嘗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資使供養又資
錢二十萬白檀薰陸棧香各十斤使充法會又使主書
陳僧聰資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塙露槃又使呂
文強資柏剎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又使監
作舍人王景明材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

寺起剎帝皆有啟申謝帝亦以錢一百萬奉阿育王寺
并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當時藩獻若湘東王廣信
侯比邱若正教慧琰皆手書尉問宏闡宗風所謂論辨
青豆之房遣惑赤華之舍者殆無虛日石像之記雖不
見於集中舊乘指爲帝作必非無據治以爲晉簡文帝
舊爲會稽王與支道林往返賜田賜像或有其事此直
臆度揣測之辭錢唐無會稽王之跡靈隱非支道林所
棲舍確有証佐之梁簡文而從漫無影響之晉簡文是
何饒舌也治又以晉簡文帝未嘗爲文章尤誤七錄有
帝集五卷錄一卷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三
名將晚繆論辨

趙子誠夫撰名將晚繆論蓋用容齋洪氏之語其關壯繆吾不忍議王思政不足議慕容紹宗有天數非其用兵之罪不當議於吳明徹誠夫襲庾子山之誅論之特詳而許之太過不能無釋然焉方明徹之平華皎獲王琳百戰百勝之勇於名將爲無媿矣呂梁一蹶乃因王軌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斷其船路夫軌之策固魏時崔延伯破梁趙祖悅硤石之故智梁之與陳時代匪甚遙也硤石之與淮口地形匪甚遠也車輪橫截兵法匪甚殊也此雖一庸人處之

猶將鑒前車以料敵不謂喪師殞命竟自明徹當之嗚呼晚繆之說不亦宜乎和 梳世駿 大宗撰

考贊銘箴

漢爵考

劉劭爵制曰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啓伐有扈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則以比長閭胥疾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將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
卽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

趙子諫夫擢名將晚繆論其
繆吾不忍議王思政不足議
兵之罪不當議於吳明徹誠
詳而許之太過不能無釋然
焉方明徹之平華皎獲王
琳百戰百勝之勇於名將為
無媿矣呂梁一蹶乃因王
軌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
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
斷其船路夫軌之策固魏時
崔延伯破梁趙祖悅硤石
和翹擊之績亦宜乎匪甚遙
也硤石之與淮口地形
懸殊蓋備車以棘塹不甃與
時賊命責自明燿當之即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考贊 銘箴

漢爵考

劉劭爵制曰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啓伐有扈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稱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商君依古制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

按春秋時秦爵卽有庶長左更之號商君特正其級非制其號也漢初起有執圭執帛上聞之號以賜功臣後廼專用二十爵

一爵曰公士 爵制曰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也顏師古注百官表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

劉澤傳哀帝封澤元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營陵侯

二爵曰上造 爵制曰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顏氏曰言有成命于上也

三爵曰簪褭 爵制曰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顏氏曰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言飾此馬也

四爵曰不更 爵制曰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更卒同也顏氏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

五爵曰大夫 爵制曰大夫者在車左者也顏氏曰列位從大夫 高紀五年詔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

六爵曰官大夫七爵曰公大夫 顏氏曰大夫加官公

者示稍尊也 樊噲傳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卽官大夫又

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七大夫卽公大夫夏侯嬰灌嬰皆賜爵七大夫

八爵曰公乘 爵制曰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

非臨戰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顏氏曰公乘言其得乘

公家之車也史記倉公傳有公乘楊慶公乘項處後漢

注曰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不

得過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

九爵曰五大夫 爵制曰皆軍吏也自六爵又曰自一

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

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顏氏曰五大夫大夫之尊

也史記楊僕傳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

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惠紀即位詔太子御

驂乘賜爵五大夫宣紀元康元年賜勤事吏中二千石

臣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五年皇太

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元紀永光元年賜吏六百

石以上爵五大夫竟寧元年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周

勃樊噲夏侯嬰傳

皆賜爵五大夫

按秦有五大夫王陵太史公自序司馬喜為五大夫

十爵曰左庶長十一爵曰右庶長 顏氏曰言為眾列

之長也武紀元狩元年立皇太子宣紀地節三年

元紀初元元年皆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按春秋有秦庶長無地庶長鼂孝公以衛鞅為左庶

長惠文王以樗里疾為庶長昭王以白起王齧為左

庶長此庶長之見於遷史者也漢西南夷傳陳立為

巴郡太守賜爵左庶長卜式傳賜爵左庶長霍去病

傳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

十二爵曰左更十三爵曰中更十四爵曰右更 爵制

曰所將皆庶人更卒故以庶更為名顏氏曰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宣紀本始元年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名有差

自左更至五大夫

按秦白起為左更樗里疾為右更

十五爵曰少上造十六爵曰大上造 顏氏曰言皆主

上造之士也

按史記商鞅列傳孝公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

上造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又白起犀首皆

為大良造

十七爵曰駟車庶長 顏氏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

長也

十八爵曰大庶長 爵制曰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

皆卿大夫皆軍將也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

左右偏裨將軍也又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

之義也衛青傳校尉徐自為爵大庶長

十九爵曰關內侯 爵制曰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

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如淳

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

邑食其租稅續漢百官志曰關內侯無土寄食所縣民

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

按管子小匡篇齊桓公存魯封衛皆執玉以見請爲
關內之侯史記春申君列傳上書秦昭王曰韓必爲
關內之侯魏亦關內侯在秦之先已有此號昭紀賜
大鴻臚田廣明爵關內侯宣紀賜蘇武劉德爵關內
侯食邑張晏曰舊關內侯無邑以蘇武守節外國劉
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晏此說其實不然蕭何傳
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劉
敬傳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黥布傳封薛公千戶索
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武帝時將
軍李沮李息校尉豆如意衛青傳騎士孟巳漁陽太守

解霍去病傳李敢李廣傳右師譚息夫躬傳左伊秩訾匈奴傳皆以

關內侯食邑不自蘇武劉德始也後若夏侯勝金安

上金日磾傳張賀孤孫霸張安世傳陳湯韋賢韋賞蕭望之馮

奉世常侍閱衛尉長成紀張禹鄭寬中師丹董賢等不

可勝數又平紀元始二年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元

孫酈友明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公孫

宏傳元始中修功臣後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二十爵曰徹侯百官公卿表曰徹侯金印紫綬避武

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爵制曰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

之義也貨殖傳曰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

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續漢百官

志曰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晉書地理

志獻帝建安元年曹操封費亭侯魏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侯公侯之庶子

伯為亭

漢承秦制有賜爵之令應劭以為爵一級直錢二千顏

師古以為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

西漢賜民爵者凡二十九次不過一級惟勤事吏得賜

三級宣帝神爵四年以黃霸有異政賜潁川吏民有行

義者爵人二級若行幸河東祀后土則賜汾陰民元初元四

年成永行幸甘泉郊泰時則賜雲陽民元初元元年永始元年

元立皇太子及皇太子冠則賜天下長子為父後者及

當為父後者顏氏曰雖非已生正嫡間又賜女子百戶

牛酒姚察顏師古皆以為賜爵者之妻章東漢賜民爵

者凡二十一次皆二級惟光武建武三年一級而三老

孝弟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一級自桓至獻

六十餘年之間恩賚不行建安二十年立貴人曹氏為

皇后乃稍賜爵然亦厯矣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

十級以免死罪文帝從鼂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

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此本食貨志據孝景二年上郡以

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未審其數武帝元朔六

年詔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為令有司請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銅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

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臣瓚引茂陵中書云

級十七萬凡置三十餘萬金史記索隱曰大顏曰一金

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

者顏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

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劉攽刊誤曰或謂七當

作一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

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

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

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

卿以顯軍功成帝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賣爵賈級千錢

永始二年詔吏民以義收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

已賜直其百萬已上加賜爵右更三十萬已上賜爵五

大夫至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

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

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

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裴松之注魏志以為今之虛封

蓋自此始

唐天策府十八學士像贊

太宗既平寇亂畱意儒學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命褚亮爲之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考舊史列傳有亮贊者凡五人曰杜曰房曰姚思廉曰蘇世長曰孔穎達餘不可考矣特爲贊補之曰

建平文雅包身之周軍國多務剖斷若流聰明識達臺閣所諏丹青示信名無與儔臨淄藻翰千里如面任當蕭何嘉謀克建文約體贍優游應變思入機神永終隆眷永興德蔚其詞華穠陽翟博覽諷議從容名高五絕禮別七宗焜煌碑版想見筆蹤簡之良史續成父志大

節臨危餘風勵世允恭編香梁事明備耻教宮人卓焉自異鄭州趙州冠姓自出倉曹明譜長史正術輔道青宮黎陽領職諫苑鏗鉤允立臣則長離奮翮鷓雛振羽薛氏翩翩耀我文圃相時令弟勗亦名父典籤述職補闕無誤一代儒宗推陸孔蓋隨端立義三教一槩經術洽孰正義斯在以多問寡夙仰神解名長意短武功是有正色匪躬不惟尙口廟堂述作高陽稱首惜哉黷貨易名惟醜惟此學海導源河汾宏宣舊制校理秘文經緯皇路集成大勲千載而下尙其誦芬

遂初老人像贊

老人字逸度遂初其號也家金陵

國初來杭隱東郭之艮山賣藥自給卒年八十有五吳處士穎芳傳畧云老人晦迹匿名棄家遠遯爲挾崑山李氏子同竄以伯季呼故姓李來南故名南然非真姓名疾革時子嘉錫跪請宗姓所自及名字瞋目叱之終不言故其子孫懵不知自何氏也老人不與世接往來遺民佚老徐堅石施蕙農數人而已穎芳得見金翁厚餘徐堅石弟子也聞之於師云老人是徐中山後人先人復系於外家呂氏官韶州司馬遘國難間關至此詩歌抑塞磊落可嗟可泣多不存其存者楚歸吟一卷邨

居漫興一卷前後梅花二百咏

耻賊闖與同姓李寒石所以易李而姓理偕李氏以行遯徐司馬所以易徐而姓李繫心迹之不同遂一往而各行其是悼覆轍於南都忿孔壬之僨事裂冠冕於韶州甘窮鄉而之死嗟醫國之無方長埋照於藥市異汝社之遺民非西山之義士嗚呼此勝國之孤臣中山之肖子

說劍圖贊

光祿王君冲素學道以妖嬈爲伐性之斧也寫說劍圖以寓意屬予爲贊贊曰

劍以嬰兒子其事始越絕邪鑄音擊刺兵衍會稽術夸
者巧附會仙俠兩嘍唳吾讀道家言靈劍乃丹訣女丁
間婦壬陶冶火蓮埃奮椎令飛廉裝炭驅太乙利於宿
柔鋌堅似牽口鐵慧鋒朗澄觀智刃肯剗截眇婧敗道
質影組恣輕娥曲裾斜交輸諸于繡袵裾文屣劣容躡
雲髮不待揲手中綠龜鱗環環儷削室曼臉長廻羞弱
腕競揚擎王褒狂道士命門守雌一呼吸函黃庭蚤晚
致青節害馬捐女戎真宰奉鬼律以劍喻非劍逃矣莊
叟說我貪世間樂未與素女決容成陰道慳孔子閉房
缺作歌擬參同達者肆一呷

王氏像贊

歲己未蕭然斗山王君奉其兩先人遺像踵予門流涕
而請曰微顯闡幽良史之職業先子蚤棄諸孤愚昆弟
無似非母氏以鞠以教曷以冀於有立庶先生假之一
辭則先世懿範其附金石以壽余重哀其意系之辭曰
固陵毓奇鄉國引重天衢未亨席珍待貢早世潛神不
伸其用道風孔彰遺書甚衆諸孤愴恨左髦不抗母也
兼師翼之使長蔚爲國華世所宏獎靈枝迭枯兩桂猶
旺襟期旣契獲瞻遺容家聲克繼慰安泉宮梧捲不忘
俎豆聿崇憑此惇史以煒管彤

粵西黃景庵像贊

編修明懿之父

惟德無方因心著跡慘舒通闕緣情以宅古稱和緩亦曰咸均寶此鴻術玉宇紫書故有仁恕博愛之性而含生託其命有宣暢曲解之智而芸物遂其正夫其善氣迎人誠効著節天啟其功鬼芟其額所謂詣極淳華道存輔燮豈與廣漢審諦六微梁邱較量九折者邪

沈在川像贊

奇書幾卷叩竹一枝冲情遠抱孰能磷緇散帶衡門謹謝俗獎青松白雲空山獨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恬愉自得四字見素問上古天真論篇與造化遊

先府君像贊

翳惟我公禮塗義府十五失恃廢著從賈太公番番邁病危苦據梧而呻日俟雞脯衝泥走雨懷肉歸煦厚夜永終棺寄僧國風饕摧楹題湊蹙踣魂其有靈入夢來告荒郊號奔果符所錄陟彼硯矣行營佳城石屋之陽距一牛鳴攀柏灑淚搗土裹襟幽竈用妥銘其泉扃時已踰冠折節媚學六籍既融七緯亦晫補苴闕亡評釋躋駁仰屋著書不事表暴女弟嬋媛蚤喪厥偶攜孤大歸襟不蓋肘築樓居貞恭進芳糗崇臺書名王府則有隱德不曜澗阿考槃澤蘭谷松長葆歲寒小子無似狀

公大端告于賢哲咏德勿諼

水月老人像贊

范忠貞公百步塘碑記百步塘有屋三楹老人所居也老人姓孫名文號水月一字文石越之會稽人問其年默不對有所與雖一介不顧食則脫粟衣惟布苧言論娓娓不倦少拂意亦終日無一言好爲長短歌詞所遊幾半天下卜居仁和垂四十

年余奉

命撫浙暇過水月所居與之語真樸無僞翛然物外詢其所居一廛一瓦悉余爲之捐俸薪築石塘名曰

百步便行旅也

疏食藜羹安分常足凡衣愚帽隨俗不遷詩以抱山而富志因守道而堅郭外執農桑之業山中養草木之年軒冕或臨不必鑿坏而遜征徭偶及亦可閉戶自全或以爲不夷不惠之曼倩或以爲中倫中慮之少連采薇蕨而登山耻稱義士違邦族而東渡庶號寓賢名雖未入魯國先賢之傳行足以光聖朝逸民之編質諸百世然乎不然

散花龕銘

智光居士闢後圃得隙地躬蒔雜蘄玩其生意誅茆兩

楹夾花而處從之橫之不盈十笏地而休老棲逸之途
將於是乎托焉凡一葉之敷榮一幹之蒼鬱一風一雨
之生養摧落皆可以心數而掌計於時居士方抱幽憂
之疾煩醒噫亂寂寞而無所試其槿格者葭楸者瀏莅
卉歛榮有與爲喜凋有與爲戚壹若友朋親串之與吾
素相熟習歷晦明弦望而獨與之相終始俗慮以祛道
心日生可無記乎爲之樹其眉曰散花下菰姚世鈺書
之而居士自爲銘銘曰

低枝姪姹密朶錯璨是花非花非散亦散百結珠瓔四
垂錦幔丈室恒媯春風獨旦蟬咽疎林魚跳碧瀾葉動

鳥驚影翻蝶亂借月呈妍移陰就翫六枳籬深九光澄
爛扶嬌不起飛英似竄朋比華裊縱橫青案漉酒南垞
捶琴北埤淺竿增波哀弦比歎旋刮金龜頻移黛椀孕
艷凝苞含香立榦弄水畱光吹衣刺縵夕對晨敷起予
清瘖

秋聲館銘

秋聲館用陶穀清異錄中語也符子南竹居之銘曰
居士築室因兩桐樹非風而風非雨而雨綠雲不收赤
烏欲死晨光漏穿如小梧子白藏司律寂寥淒清涼飈
墮葉空階一鳴童子開戶不見其處明河星稀幽砌蛩

語蕭蕭短檠美人獨居竹鑪烹泉還讀我書

桂堂銘

水漲一灣桂馨一山步欄四周老屋三間軒窗疏豁風
月不關因風獨往抱月而還游神懷葛尋樂孔顏交慎
成貴事省得閒長吟抱邾覓句仍刪桂兮桂兮高不可
攀

藻綠軒銘

甲乙之石可以坐鳥庚辛之檻可以呼魚魚闖萍而天
破鳥移樹而巖虛美軒楹之窈窕富文史之佃漁或據
梧而操縵宜臨池而學書筆非花而散藻人異月而懷

珠花影臨窻而常倒枝流經壑而非迂莊叟濠梁無其
至樂宣尼川上有此容與聊模山而範水希川觀而巖
居

醉道士銅鎮紙銘

醉道士守谷神老不死吁嗟載籍非糟邱焉得供子長
拍浮

杖銘

德不孤挈子俱爾不我扶吾將安適乎

賜硯銘

出自天府珍逾瑤琨校書天祿肯不昏翩然謫墮歸蓬

門榮光夜夜燭九閭

桂堂著書硯銘

以方爲體以靜爲德我言嘒嘒爾獨墨墨

詩硯銘

興來情往將於汝乎役天寒水凍將於汝乎炙言之不
文不汝責

隱拙齋箴

沈廉使菽林以隱拙名其齋卽以齋名其集求余一箴
以施屋壁其辭曰

九卿四至巧宦不躡方輪直轂良造莫試咄哉沈生以
拙得名寓巧於拙其巧莫京用以事親子舍斷斷溫冬
清夏定昏省晨用以閑家新舊孔嘉蒸梨自熟食鶩不
哇用以誦讀千編義足五經跪陳十史手錄用以撰述
端此心術嘉謨洋洋德音秩秩用以入世惟力是視疑
事母質苟得勿事用以治屋庭階清肅睽孤者石臃腫
者木入座之賓匪仁莫親稱詩之友小疵大醇以拙爲
基何施不宜本身身修奉職職治孚信僕隸綿歷年歲
嬪子及孫暨於世世我尙口膝願學未能敬撰拙辭箴
我友朋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五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跋

南軒易繫辭說跋

南軒張侍講著繫辭說二卷至元壬辰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以伊川易傳特闕繫辭乃命贛州路總管府吳將仕刊之學宮與程氏傳大字舊本並行儒學學正權管學事胡順父和卿爲之序此本世所罕見明儒修大全吾邑張彥陵輯說統皆嘗引用其說予得之於汪西亭比部家西亭汲古之士其所藏宋元經

說尤多

易序叢書跋

右開封趙汝楫著寶祐丁巳福葛中序稱其用力於此者蓋二十四年當時已板行之考汝楫爲觀文殿學士善湘季子又丞相史彌遠壻嘗知吾浙婺州瑞安兩府仕至戶部侍郎善湘所著周易約說五書已載宋史汝楫亦明象數自言得之庭訓爲多其輯聞六卷及易雅筮宗通志堂刻之經解惟此書世所罕傳竹垞朱氏謂卽輯三書漁洋王氏謂卽易雅以今本較之惟首列易雅及筮宗三卷以後爲深衣考爲律本義爲周尺記爲

八陳通記爲如意城畧爲六日七分論爲辨方圖爲納甲辨合十卷朱王兩氏所言以臆斷也方善湘制置江淮時屢有展地之賞陳記城畧或試之有效抑彌遠爲之奧援也汝楫晚歲以理財進頗爲清議所擯要其人亦有意用世者論說固不可并廢云

周易衍義跋

右爲元將仕佐郎南康路儒學致仕教授深溪胡震著書成於大德乙巳震旣歿十餘年子光大纂輯成編其書多出己意不引用先儒之說雜論後代史事疏通證明謂修齊治平之本皆不外乎此而程朱張楊之旨未

嘗不合震自言少讀易於國正何先生子舉編修劉先生均堂饒先生魯之門其淵源蓋有所自此本舊藏樵李曹氏輾轉歸有力家余亟謀錄其副而識其大旨若此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跋

右爲元潼川趙采述采字德亮號隆齋其書發明程朱兼用康節之說本義解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說本之歐公采以爲用九是變卦乾六爻都變則爲坤便是元亨利牝馬之貞頭變而身不變似无首底龍用九用六歐

公得之又言自古帝王皆以九致治如舜之命九官禹以六府三事允治九乃天數之全是以聖人於中庸則三陳九經於乾則三陳用九采之發明類此其說可以補語類中間荅之所不及明初儒臣纂大全時多未見其書蓋亦紫陽之冢嫡也

周易辨錄跋

富平楊公櫛山先生在明世廟時以山東道監察御史言事下請室與孫公繼曾以磁畫壁倡子和汝集名破碗蓋憂患而不失其正焉園扉之中日讀周易以自排遣撰六十四卦之說爲辨錄四卷書成則嘉靖乙巳也

夫公畢命遂志直聲滿天下其說明夷云視其窘辱若固有之而心若樂受又云剛忿以重其困隕獲而喪其心則失之遠矣卽可以見公自信之學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不媿也已隆慶二年此書嘗刻關中有東郡楊巍序刊本不獲覩得舊鈔於就李遂錄而藏之以志吾景仰也

初學尙書詳解跋

解凡十三卷宋前臨江軍軍學教授廬陵胡士行編句解字釋明易可曉所引者呂氏夏氏林氏三家之說耳其於名物象數尤極精晰如六宗九章三江九江之類兼列同異以蒙求通俗文之例釋之題曰初學意蓋謂此通志堂刻經解乃刪去首二字可謂鹵莽矣

蔡氏傳旁通跋

稱至治元年辛酉東滙澤陳師凱撰傳六卷衍之爲十一不錄尙書全文有得則錯舉附注其下蓋用陸博士釋文例蔡傳旣列學宮爲經生家所誦習則此書安可不附刻于後通志堂雖以之入經解然學士之能寓目者蓋寡

御定書說彙纂取而類入之嘉惠後學大矣此本尙爲元刻首簡一行云豫章朱萬初校正卷末一行云至治

乙酉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印行徐氏底稿蓋用此今則削去不錄而原刻之面目亡矣

古文尙書疏證跋

信古文尙書爲真者蕭山毛簡討奇齡之寃詞也疑古文尙書爲僞者太原閻徵君百詩之疏證也兩家之論旣如方圓枘鑿之不相入各就所見縱橫穿穴論辨亦雄矣哉寃詞旣刊之西河合集獨疏證五卷世鮮傳本康熙壬寅予得第一卷於繡谷吳氏雍正癸卯復得四五兩卷於錢塘龔明水書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訖四十八竟無由獲睹其全可爲繫息徵君每於卷末各有自

跋其第一卷旣寫成癸亥秋泊武進郭外舟忽覆私念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當邀東坡元符三年破宿大海中例以濟其寫第四卷別錄四本一寄置太華山頂友人王弼撰司之一寄羅浮山應某處士之請其二本則寄千頃堂傳是樓之主人倣白氏文集家藏外別錄三本例其寫第五卷成年五十有三屬閻謝氏寫圖二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圖藏諸丙舍秋山紅樹閣本鄭康成疾篤戒子書意徵君自信之篤如此予特爲傳鈔二本廣陵則馬君涉江有副墨錢塘則趙君谷林置篋衍兩家皆振奇汲古之士質徵君

於九原當啞然首肯也

周禮集說跋

雲山沈則正得周禮集說於書以爲其書似呂氏詩記及書集傳以示吳興陳友仁君復君復更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凡例綱領而外總十有二卷其書以注疏爲主益以介甫橫渠東萊晦菴南軒暨陳君舉鄭敬仲諸論諸君不盡注周禮於語錄文集掇拾其緒餘可謂博觀約取矣第四卷爲關中劉儲秀編補末卷乃復古編謂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羨今天官及春夏二官之羨者九地官之羨者十有六秋官之羨者五從

其羨而求之冬官皆不亡又謂大司空小司空雜出於別官蓋祖述俞廷椿邱葵之意書成於至正戊子稱吳興前谿今歸安所轄成化間刊於建陽書院則閩撫張瑄也

春秋經傳類對賦跋

類左氏傳爲對語者宋人凡三家其二見之宋史曰毛友左傳類對賦曰不知作者魯史分門類對賦今皆不傳其一見於困學紀聞曰李宗道春秋十賦王深寧嘗摘錄其警語而稱其屬對之工然其全者末由覲矣徐晉卿此賦獨不見列於前志在三家之外得以僅存豈

非幸哉然此爲詞學屬對之書當入類家不當列之經解通志堂取而刊之過矣

崇文總目跋

崇文總目凡六十六卷其序乃當時諸臣分撰歐公居士集中祇二十三類餘則無可考矣竹垞檢討謂刪去解題始於鄭夾漈作通志畧非也馬貴與撰通考王伯厚著玉海生後夾漈百餘年其書皆引證其說嘉定七年武夷蔡驥刻列女傳首簡亦引此書則知此書在宋時原未有闕後世傳鈔者畏其繁重乃率意刪去耳

大金國志跋

首題宇文懋昭撰懋昭不見史冊其書似依倣葉氏契丹志爲之然鋪敘無史例書太祖創基與金史異儀衛道里諸篇直是抄撮北盟會編而成蓋僞書也

契丹國志跋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淳熙七年秘書丞葉隆禮表進其劉六符耶律余覩諸傳及諸番雜記全襲洪氏松漠紀聞晉出帝降表暨東丹王傳又割五代史以成文其與他書異者唯王沂公富鄭公行程諸錄文獻通考雖載其目而其書已亡得此爲不墜於地至胡嶠陷北記五代史遼史間一稱引之此獨載其全爲可寶也

直齋書錄解題跋

直齋吳興陳振孫二卿也不見宋史府縣志亦不載馬貴與全引之周密齊東野語云直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近亦散失又淳祐已酉直齋修吳興人物志亦見野語

至治條例跋

右英宗卽位以來頒降條畫訖於至治二年而延祐七年之事亦備其中首列國典則登極改元太皇太后尊稱尊號以及誅阿撒等之詔書也次朝綱則中書省御

史臺與公規也次吏部其目有四曰官制曰職制曰選格曰吏制次戶部其目有十曰祿廩曰鈔法曰倉庫曰錢糧曰課程曰賦役曰勸課曰田宅曰婚姻曰錢債次禮部其目有三曰禮制曰儒教曰釋道次兵部其目有二曰軍制曰驛站次刑部其目十有四曰刑制曰刑獄曰諸盜曰巡捕曰詐僞曰諸殺曰諸毆曰諸姦曰訴訟曰贓賄曰雜犯曰人口曰頭疋曰刑禁次工部其目有二曰造作曰遞鋪有元初盛之律令格式如此不列作者姓氏亦非奉敕編纂意必當時臺部所輯吾友厲君太鴻嘗欲取以爲元史補遺嫌其語句多質俚不可入

史志如稱俺稱呵如那裏如可憐見皆出自聖旨蓋據當日頒降原文未經儒臣潤色者然一代之制可因此以得其梗概矣

歷學新說跋

有明藩獻之著述獨鄭世子學得其正歷學新說一書宣城梅徵君定九稱其能言授時大統之同異得失以授時消分太驟稍爲之通間考春秋以來日食及史漢以後諸歷志所載以證其說明興三百年能深言授時法意者一人而已靈壽布衣朱仲福節錄其書改爲折中歷法徵君改爲歷學新說鈔平湖陸侍御宰靈壽時

求得其書爲板行之考之王氏玉海其於累代之歷源流因革卓有原本自漢譜十八家以迄兩宋更造之次第較是說所稱引不啻倍蓰過之則是書大密而小疎也居嘗論之天官之與太史氏古出於一今出於二推步之術史官自馬遷李淳風而外皆非專門名家後漢後魏以及元史尤不免於剽襲司馬彪臚陳張衡諸家之說於造歷之原本疎魏收歷志二卷上卷河西歷則本之趙豎下卷永安歷則本之孫僧化已不能置一喙焉元史成於迫猝而歷法頗精然止全寫郭守敬授時歷而已史官所謂秉筆者安在乎明史歷志成於湯文

正公而改于黃聘君黎洲頗載世子厯議數則梅徵君以爲稍見大意夫立成細草有其法而無其書日躔月離知其術而難爲狀文章之士而能通乎天官氏之學其於作史也庶幾乎爾

通鑑地理通釋跋

不佞觀史於形勢割據間多所未諳一以浚儀王氏爲準的通釋一書七國之際貫串國策史記諸世家尤有法魏吳蜀之險塞六朝南北之重鎮分晰若指諸掌唐以後迺稍畧耳方密之撰通雅顧景范輯方輿紀要時時竊取其說輒歎學人著書必有藍本深寧何嘗不用

通典然有裁斷不蹈襲固非今人可希

水經注朱謀埠箋跋

鬱儀序稱與綏安謝耳伯婺源孫無撓共爲此書爲酈氏尋源采隱可謂淹雅士矣然無撓之言不能無誤注云穀水又東逕土嶠北所謂二嶠也按春秋正義俗呼爲土殺石殺其阨道在兩殺之間無撓以土嶠爲西嶠之誤是讀書猶未徧也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跋二

乾道臨安志跋

長興周淙彥廣撰臨安志十五卷直齋書錄譏其首卷
爲行在所於宮闕殿閣全不記載其他沿革亦多疏畧
此書世所罕傳萬厯中吾郡陳布政善修府志時已不
得見孫君晴厓得宋槧本於京師故家祇一卷至三卷
所載園亭坊巷及職官姓氏爲潛君高咸淳志藍本其
他惜無從更覓然斷珪殘璧爲此邦文獻計已不啻寶

如圖球志稱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先是紹興二十五年嘗通判府事宋史本傳但言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志稱乾道四年十月十四日磨勘轉右議大夫五年七月初四日除右文殿修撰再任本傳但言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無再任臨安事此可以補史之闕咸淳志載淙濬湖撩草諸善政孝宗手敕獎諭本傳但言其開河一事亦似過畧

咸淳臨安志跋

縉雲潛說友君高撰說友史家不爲立傳其序末列銜

云中奉大夫權戶部尙書兼詳定敕令官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縉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存此可以見說友之官閣書凡百卷舊藏花山馬氏吾友吳君尺鳧以二十千購鈔其半其半則得之王店朱檢討家碑刻七卷仍闕如也好事者往往從吳氏借鈔鈔胥憚煩每割去大文長記以是世鮮善本辛亥歲同在志局尺鳧攜是書來予與趙子誠夫共相參校乃得睹悉真贗輒歎求書之難適檢討孫稼翁以宋槧十七冊求售亟從與誠夫以三十金易之山川古蹟祠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廟寺觀湖志全弋獲於此吾郡之文獻又無論也施愕
淳祐志已佚不傳說友間一稱引之序所謂漏且舛者
亦藉是見便概云

寶慶四明志跋

明之設州自唐始乾道五年張津守郡始釐定圖經七
卷其名見於宋史藝文志今不復傳矣繼此者書錄解
題稱寶慶二年廬陵胡榘仲方爲守屬其鄉人羅濬撰
四明志二十一卷鄞縣全君紹衣爲予言其家尙有此
書予固疑而不敢信也雍正壬子孟夏紹衣入都道武
林竟以是書來乃宋末雕本與吳丞相續志合刊者予

驚喜出望外亟走書屬友人趙谷林爲紹衣謀脂轄之
費而以書納之小山書庫酌酒相賀紹衣爲長句五百
言紀其事時九沙萬太史方領明州志局予作詩送行
卽述其顛末以告所謂人喜則斯陶陶斯咏也按榘以
兵部尙書除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兼沿海制置使來
知郡越明年命校官方萬里重訂圖經未幾萬里造朝
事遂輟又明年羅濬以從政郎新補贛州錄事參軍調
官來謁榘命與府學學正袁藻學錄劉叔溫直學汪輝
學諭汪垞繆暹蔣淵明教諭伍子獻共事編類由孟夏
迄仲秋凡五月而書成先以郡志次鄞次奉化次慈谿

次定海次昌國次象山蓋當時六縣之次第如此而其目曰敘郡敘山敘水敘產敘賦敘兵敘人敘祠敘遺雖志多而圖少然其間每依舊經所載則乾道不傳之志於此可以獲覩其什之四五考之寧宗卽位旣陞州爲慶元府而標題書目猶曰四明仍舊也

開慶四明續志跋

寶祐四年九月吳丞相潛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慶元軍府事越三年門生廸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奉議郎添差沿海制置大使主管幾宜文字新添差通判鎮江府劉錫採掇其民政兵防士習軍食以續胡仲

方之志書成時開慶改元八月也其書卷祇十二而吟藁詩餘居其四似潛一人之私集於地志之例不合至稱其禱雨龍見瑞麥繪圖不免貢諛之辭然潛帥明時建平水則以興水利政績頗有可觀其詩亦多憫時憂國之語其得傳於後不爲倖也因綜論其概而以其書歸之谷林氏

滇畧跋

滇畧凡十卷曰版畧曰勝畧曰產畧曰俗畧曰績畧曰獻畧曰事畧曰文畧曰夷畧曰雜畧有明晉安謝肇淛在杭所輯詳遠畧近博觀而約取蒼山耳水之墟稱善

志焉按滇爲古百濮之地漢元狩時乃始置縣迄後屢服屢畔至前明遂隸中國版圖薛承教序稱遵竺乾之說以飾治假瑜珈之幻以侈武以其臆創之文字傳其蠻鳩之方音學士大夫鮮能通之而在杭獨能提鉛握槩於箚烟瘴雨之中上以搜楊終常璩之所不及下以補辛怡顯李京楊慎田汝成諸紀載之漏遺其用力可謂勤矣予曩有寫本字畫秀勁可喜此得之福清士人薛士玉乃萬厯末年雕本歸時當細讎之

鼓山志跋

志凡十二卷崇正間僧元賢修爲謝古梅編修所贈并

陳說劣崩峯靈源洞諸勝便已耳目發皇九月秋深土人皆言山中雲霧坌涌霏霏常襲衣帶間非天日清曠不能騁懷同人畏難予亦不能鼓勇負愧山靈於行墨間博臥遊清事儉可知已復于林上舍溥處獲覩謝在杭徐興公原志前有圖凡十有一頁稍悉此山面目矣元賢削去物產一志而摩崖之刻什僅存其六七則兩志優劣之相去爲何如也

洪武四年會試錄跋

右合戊申己酉庚戌三科之士而試之就試者凡一百八十有九人取一百二十人吾邑俞友仁爲之首初制

進古堂文集卷三十六
一甲第一人授禮部員外郎第二人授吏部主事第三人授禮部主事二甲俱授六部主事三甲俱授縣丞友仁廷試在三甲二十六循例授官宦途亦不達時安南占城高麗之士在本國鄉試畢準至京師會試高麗至者凡三人獨金濤獲中濤廷試在三甲第六亦授縣丞後乞還爲其國相是科陶凱潘庭堅爲主文官考試官則詹同宋濂原本鮑恂也時許於儒官儒士內選用經明行修之士主考試事恂以前元貢士得與其列蓋明初之制如此寧都魏冰叔以爲有文名而用之則臆說也獨濂位祇學士試錄前序專以屬之蓋鴻文鉅手當

時無有出其右者於此見文事之有定價且以見諸公之能溫克以讓而濂之足以當此而不媿也其命題尙仍元制先五經義次四書疑至洪武十七年始改用四書義三道此錄舊藏秀水朱檢討家檢討輯詩綜時嘗持是以綜核明初人物雍正甲寅予友錢塘汪君師李假之於其曾孫繩武持以示予予爲詳考其典制別錄一通跋而歸之師李其殿試之制泰倉陸容撰菽園雜記已詳載之茲不復贅述云

友仁字子安見會元墨選濤籍延安縣見貢舉考鄱陽吳鏞廷試在三甲獨授戶部司計見實錄百二十

人中惟狀元吳伯宗及上虞葉砥有文集餘無考又記

楊用修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濤榜蓋未見此錄也

文選類林跋

文選類林十八卷摘選中麗語類而聚之稱清江劉敞貢父編按貢父本傳不言著有此書卽以宋史及讀書志書錄解題諸簿錄考之文選摘類者第有周明辯之彙類蘇易簡之菁英及雙字類要黃簡之韻粹王若之選腴豈有彪炳若貢父者而不詳列其著述直待明世

乃始刊布此可疑者一也又其徵引多有重複是必作者未定之稿貢父刊兩漢之誤句櫛字比體尙縝密豈有編纂一書而疎忽若此此可疑者二也有明內閣之書號稱繁富一編再編是書旣見遺於永樂又不傳於萬厯天府無副墨而民間乃有藏本至焦弱侯撰經籍志乃始收之此可疑者三也不佞癸丑居京師亡友嚴庶常十區方銳意於辭學屬予採擷麗藻若凌廸知錦字苦此書皆無從購覓所摘者僅賦數卷而予以事南還庶常又化爲異物秋鐙展卷感念疇曩不知其涕之出也

天祿識餘跋

錢唐高侍郎以儒臣獲侍

先皇禁幄退而著書二冊題曰天祿識餘意謂延閣廣
內秘室之藏有非窮巷陋儒之所得窺見者今觀其書
則笑牒言鯖豈足以當天廚一臠也迹其所徵引辨說
大半皆襲前人之舊一二偏解時有牴牾不觀左傳注
妄謂經皇爲冢前之闕不觀漢書注妄引後漢紀以證
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注妄詫金虎冰井以實
三臺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爲秦漢其尤踳駁
不可據者青雲二字莆田周方叔以爲有四解迺遽以

隱逸當之聚頭扇已見之金章宗詞咏

出歸潛志

乃謂元時

高麗國始貢銀八兩爲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
爲創獲八米盧郎旣見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蓋關
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
之多也黃山谷徐師川何嘗誤用乃用元微之八采詩
成未伏盧爲證是知一未知二也古人爲學先根柢而
後枝葉先經史而後辭章侍郎置身石渠金鑰獲窺人
間未見之本而所采擷若此此可以徵其造詣矣

黃四如文集跋

右宋莆田黃四如先生文集六卷乃建安徐氏藏書前

有徐興公印又有徐惟起圖書末幀標云萬曆庚子夏
買於建州距今蓋百三十又五年縹題完好古香襲手
予以制錢三百復買於福州市攤可寶也此爲先生男
將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所刊有泰定改元小印
後有清源傳定保三山陳光庭盧山曹志跋皆稱至治
癸亥蓋跋於至治而刊於泰定也校今明初刊本特少
宋濂一序斷爲元刻無疑按先生爲唐御史滔十二代
孫名仲元字善甫取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舉辛未
進士第終宋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
參議官景炎德祐後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贅翁晚年

別號彥安無子以同產弟仲會之子子材爲嗣卽梓是
也曹志稱其文閱深高古精義入神句勢迫曲禮檀弓
不造不止洵爲知言雍正壬子九月望日在榕城法海
寺書

竹素山房詩跋

竹素山房詩三卷元至治中太末吾衍子行著子行寓
吾杭生花坊精小學學古編古人印式諸書而外於間
居錄辨酢醋二字謂酢卽古醋字醋卽古人酬酢酢字
皆今人所未察集中如黃良佑字說辨佐佑卽左右亦
有理此集吾浙藏書之家皆無其本維揚馬涉江從姑

佐佑皆依字說文祇作左右而
左右前後之左在說文自有以
字也酢爲醋醋爲酢亦明見說
文

蘇購抄予僅得見內有一題云仇仁近自建康解組歸有文曰金淵集亦簿錄家所不載并諸家文集未齒及者惜乎其不得傳於後也

宋景濂未刻稿跋

按宋學士文集凡七十五卷曰鑿坡前後集曰翰苑續別集曰芝園前後續集曰朝京集皆公所手定者也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璲爲中書舍人有書名其本初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太原張尙書縉爲總漕時得之按本翻錄於淮時正德甲戌也而王禕撰宋太史傳云別有蘿山吟稿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吾邑郎

仁寶輯七修類稿則云嘗見公親書詩四冊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高可五寸今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蘿山之稿遺落多矣杭本潛溪集八冊張尙書序稱爲人率妄去取則已非內外集之舊鄭楷撰潛溪先生行狀云潛溪集四十卷芝園集五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歸田已後所著以潛溪集爲四十卷旣與禕之言不合以芝園集爲五卷暨歸田後四十卷又與公手定前後續各十卷之數不符以翰苑集爲四十卷蓋合鑿坡翰苑四集總言之劉誠意基又摘取其精者約爲文粹十卷門人鄭濟鄭洧方孝孺等以

爲未盡乃更選續十卷皆孝孺與劉剛林靜樓璉手自
繕寫刊於義門書塾至天順元年弋陽黃溥秉憲蜀川
輯拾遺稿梓於茂州凡十八卷今所稱蜀本者是也暨
後高淳韓叔陽又彙諸家之本定爲全集刊板金華令
署凡三十三卷今世所行編類之本是也此外更有衢
本不知何人刊外國本安南日本朝鮮皆無傳此稿乃金沙蔣編修
超得之於公裔孫孝廉實穎祇三十八篇皆在元時所
作而釋門文字居其半長山陳國華來守金華康熙甲
辰梓於郡齋吳祭酒偉業嘗爲之序其中敘述公集顛
末猶爲未詳予特爲鋪陳之若此

忍齋集跋

忍齋集詩二卷文三卷明萬厯間朝鮮大匡輔國宗祿
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經筵事南陽洪暹退之撰攷暹
爲領議政贈諡文僖彥弼子中司馬魁選補弼文館正
字歷今官初以忤權臣得杖繼主試發策直言時政謫
官歷事四朝以愛惜人才恢弘士氣爲勸居文僖公喪
三年不出廬外母宋爲領議政軼女歿時已八十餘以
哀毀致疾竟卒蓋東國所稱賢大臣也左議政金榮貴
撰墓銘稱其文章典實溫雅絕去浮誇之習集中如沈
連源徐慶千諸墓誌皆可以補鄭麟趾高麗史及東國

史畧之闕惜乎朱竹垞搜輯外夷文獻竟未入之陪隸之列吾友符戶曹幼魯買之燕京市集以歸小山趙氏插架借觀累日爰跋其顛末而還之

靈樞經跋

七畧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皇甫謐以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合十八篇當之唐啟元子王砮遵而用之素問之名見張仲景傷寒卒病論鍼經則謚所命名也隋經籍志鍼經九卷黃帝九靈十二卷元滄洲翁呂復云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據復所疑九靈是九靈鍼經是鍼經不可合而爲一也王砮以九

靈名靈樞靈樞之名不知其何所本卽用之以法素問余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岐伯之言不類又似竊取素問之言而鋪張之其爲王砮所僞託可知自砮改靈樞後後人莫有傳其書者唐寶應至宋紹興錦官史崧乃云家藏舊本靈樞九卷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准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具書送秘書省國子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孰能辨其真僞哉其中十二經水一篇無論黃帝時無此名而天下之水何止十二祇以十二經脈而以十二水配任意錯舉水之大小不詳計也堯時作禹貢九

州之水始有名湖水不見於禹貢唐時荆湘文物最盛
洞庭一湖屢詠歌於詩篇徵引於雜說砵特據身所見
而妄臆度之耳挂漏不待辨而自明矣

脈訣跋

子朱子曰俗傳脈訣辭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
高骨爲關柳貫曰朱子取高骨爲關之說不知其政出
王叔和脈經也脈訣乃宋中世人僞託或曰五代高陽
生所著呂復曰六朝高陽生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
以誤學者高陽生不知何人柳以爲五代則宜入宋史
藝文志呂以爲六朝則宜入唐書藝文志兩志無之疑

是宋世庸醫枕中之秘非通人所習也呂又云通真子
劉元賓爲之注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旣鄙俚意亦滋晦
今世俗乃以歌括爲脈訣則輾轉迷謬貽誤不淺矣

漢官儀新格跋

此雖博戲之書而西京職官之制度大備有志漢書者
舍其術而精其意可矣其戲先置盆入金以象口錢非
劉氏不得王爲宗正及尙公主以象一姓漢歷土德之
運其數五五五二十五極矣故率二十五擲乃一終局
有免貼例有納貼例有得益例有雜例而遷資降資賜
爵比視之道備焉末復附以亡是公翰林主人二傳劉

效自跋以為幼年時所為仲原父為之序至為亳州守
因復增損之晁公武讀書志遂誤以為原父所作按宋
史效傳自京東轉運使出知兗毫二州守毫時年已六
十而自言嬉戲不異前時其詼諧嘲諢之風可想見也
遼史國語解堂印博采之名此書及李氏打馬格皆用
之則知堂印不獨為契丹語矣錢塘沈上舍岑淹雅好
古酒間出此書見示因撫所聞見書以質之

袈裟集跋

鄭元辭馬融東歸臨川王世說以為恐元勝已而心忌
焉元亦疑有迫坐橋下在水上據屐乃得免劉孝標曰

慈寧秀師當是能師
之誤

馬融大儒豈肯為此醜毒此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若
夫佛門廣大志存利濟既名三衣為忍辱鎧乃云傳衣
之人命如懸絲何也又北宗之人以秀師得信衣付受
使張行昌行刺是則釋氏之伎忍毒害較世人為更甚
盧行者受衣不傳豈惟消弭爭端亦是一斬截了當法
萬歷間信受居士吳世忠輯袈裟集自釋迦牟尼以金
襴袈裟付囑摩訶迦葉止於惠能大師共三十三祖更
益以青原南嶽永嘉智隍以衍曹溪之派斯釋門之道
統圖也佛祖統紀通載諸書皆繁曠不可卒覽此獨鈞
元提要簡而能該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億萬斯年永無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
斷絕彼袈裟何爲哉何爲哉戊申曝經日智光居士杭
世駿槃談書

王佩箴刊不自棄文跋

此文不見于朱子本集其言則醇乎儒者之言也吾友
樹南王先生錄于座右日莊誦以爲庭訓旣棄養哲嗣
佩箴等奉行無敢失隊刊布以永其傳棄之時義大矣
有美質而不知力學是棄其天也有世澤而不知培植
是棄其祖也推廣言之原伯魯之子亡于不說學楚越
椒亡于傲狠晉欒麇鄭伯有亡于汰侈郤至亡于驟稱
其伐楊食我亡于黨惡欒高亡于嗜酒而好內而其原

春秋二字當改左傳

皆由自棄于禮法始春秋一書每以保家爲兢兢此先
儒所以反覆譬喻而吾友所以服膺終身至老而不釋
也佩箴兄弟憬然思先德而貽後嗣弗替引之王氏之
興也豈有旣乎

論法考後

歲在壬申同年金江聲觀察家人不戒於火所著悉成
煨盡江聲前爲內閣侍讀時在閣中編閱

四朝實錄及

國史玉牒八旗檔案家譜及禮部新舊冊籍始知漁洋
所著

世駿樂談

王鳳樓刊不自棄文版

此人不見于本集其言則歸于儒者之言也吾友
博而通先生雖丁凶而日誦以爲庭訓既樂於哲嗣
無敢失隊刊布以示其傳棄之將義大矣
興出豈肯預乎乃學是聚其天也有世澤而不知培植
出則氣只弟對然思夫蘇而韻必歸泯替而之王因志
需祖以又覲誓御而吾文祖以姐觀絲良至步而不驟
皆由自棄于甄哉故春煉一書每以別寒爲蘇蘇此矣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書後 題辭

書 國朝諡法考後

歲在壬申同年金江聲觀察家人不戒於火所著悉成
煨燼江聲前爲內閣侍讀時在閣中緝閱

四朝實錄及

國史玉牒八旗檔案家譜及禮部新舊冊籍始知漁洋

所著

國朝諡法考中多繆誤或重見疊出或有官無名或無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諡而誤爲有諡并名字舛錯不一而足因細加訂正益以康熙三十六年以後至今得諡諸臣姓氏年月頗爲詳慎惜其書未傳漁洋之書單行無有起而與之證者特書江聲之說於後後有志於斯事者可踵而行之漁洋得諡友而江聲爲不亡矣

書史記周本紀後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應劭韋昭孟康徐廣裴駙司馬貞諸家解此者多非是獨正義之說得之第其計五百歲之數則正義與索隱皆爲不合索

隱云自秦列爲諸侯至昭王五十一年西周君臣獻邑

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

其大數

此說本顏師古

按五百載之後復云十七歲則必不盈

不歉恰當五百之數然後再計之爲十七歲若以舉大數而言則十七歲爲無憑矣正義云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按秦本紀及十二諸侯及六國年表自非子始封已後秦侯十公伯三秦仲二十三莊公四十四襄公十二文公五十寧公十二出子六武公二十德公二宣公十二成公四穆公三十九康公十

二共公五桓公二十七景公四十哀公三十六惠公十
悼公十四厲共公三十四躁公十四懷公四靈公十年
表秦本紀簡公十五本紀作惠公十三出子二獻公二
作十三本紀誤十三本紀作二迄孝公二年凡四百九十八年其二年
意必非子始封之歲也恰當五百之數則正義所云亦
繆盩而不可從矣然太史公之稱此言者凡四皆錯雜
不出一其稱十七歲者惟封禪書與周本紀同秦本
紀則云七十七歲老子列傳則云七十歲諸家皆無所
糾正獨顏師古注漢郊祀志始以十七歲爲正
書後魏書鄭道昭傳後

吾讀魏收之史而信當時之稱之爲穢者非妄也楊遵
彥之謂收曰論及諸家支葉姻親過爲繁碎夫收之所
短僅繁碎而已乎以其好惡之私瘡疵人物名門通德
敢于誣衊而不顧卽滎陽鄭氏可睹矣收言自靈后預
政淫風稍行及元义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
多亂雜而其傳鄭道昭也則稱其子嚴祖閨門穢亂聲
滿天下又稱其從子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
嗟乎若此者固何足以汚史策而收乃詳書而不爲諱
非其直筆予疑鄭氏諸賢必有與收作色者所謂按之
則使之入地也收不又傳李神儁盧元明事乎
見李神寶傳

儁欲娶鄭嚴祖妹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致紛競鬪於嚴祖之門夫李盧非卑姓嚴祖非勢要始而請婚繼致紛競其閨門無穢亂之聲可知也齊趙郡王叡及壯將婚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見北齊書本傳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夫將婚而有戚容則恐不知其亂雜而娶之也娶之而不嫌而且敬禮之至於久而不敢懈而謂閨門穢亂聲滿天下者可以得之乎嗚呼其所以誣鄭氏者乃收之所以自穢也與

書堯峯汪氏中星解後

朱子曰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介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堯峯汪氏遂曲爲之解曰於春言其形則夏爲蒼龍秋爲元武冬爲白虎可知夏言其次則春爲鶉火秋爲元枵冬爲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爲柳星夏爲氐房可知愚謂此臆說也南方朱鳥七宿而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鶉鳥首西尾東言鳥可以該鶉火言鶉火不可以該鶉首鶉尾也故中春固宜以象言而夏言蒼龍秋言元

武冬言白虎則泛矣東方蒼龍七宿而心爲蒼龍之中
星大火又爲心三星中之中星言火則心在其中言心
則蒼龍在其中故中夏固宜以次言而春言鶉火秋言
元枵冬言大梁則泛矣北方元武七宿而虛爲元武中
之中星西方白虎七宿而昴爲白虎中之中星故中秋
中冬固宜以宿言若夫柳爲鳥喙氐爲天根角亢皆房
繫于氐
近心爲明堂皆不可言春夏之中星於此乃得窺見古
聖人立言之明且當皆有確乎其不易者如其以互交
測之不亦慎乎堯峯又以南宮朱鳥爲鶉火之次東宮
蒼龍爲大火之次北宮元武爲元枵之次西宮咸池爲

大梁之次此亦齷齪之偏解也劉歆三統歷費直周易

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十二次者甚備蔡邕月令章句

則言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春鶉火之次小暑大暑

居之夏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秋元枵之次小寒大

寒居之冬後代歷法漸密二十四氣皆有中星焉得仍

執天官書四宮之次以定四仲之中星乎又其言朱鳥

春分蒼龍夏至元武秋分白虎冬至皆見於南方墨守

鄭孔之說而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

方以爲準不知玉衡之管兩端所窺北極一處凝然不

動南上諸星逐時移動此本天行自然之運豈因聖人

南面而有改移唐一行撰開元大衍歷其言之也綦詳堯峯其未之深考也歟

書漁洋山人題展子虔高歡歸晉陽圖後

元郝文忠公集亦有此題稱高緯非高歡也考宣和畫譜展子虔畫齊後主歸晉陽圖六幅高歡歸晉陽圖是唐張昉畫不可混也古人作畫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或有遲之經年累月而不訖工者非如今日信手塗抹隨卽散失故唐以前之可稽者備載於張彥遠名畫記其次則特有宣和畫譜其可考覈如此焉有至今日而商邱宋氏突出展子虔之畫定爲高歡也山人詩云紅衣

執樂一千指益知爲馮小憐偕行之證歡雖多內寵神武紀中每歲一歸晉陽以太原根本之地藉婁后居守也其時方與關中構難未暇攜挈宮眷觀北史后妃傳馮翊太妃爲高澄所烝因司馬子如而事解可證芒山一戰而根基立沙苑一敗而疾遂不起使斛律金唱敕勒歌正其疾革時事任意闌入尤爲雜還

書汪息廬辨誣後

荀卿云有爭心者不可與辨歐公亟稱之蒙叟之詆王李也其有爭心乎因王李而及汪司馬伯玉則人欲橫決肆臆衝口無復檢制尚足與辨乎夫有爭心不與辨

可也有爭心而誣及其先世能默而息乎則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息廬先生爲司馬再從孫著辨誣一篇援據詳確辨駁明哲使蒙叟復起亦難置喙昔岳珂著籲天之錄而武穆之寃以白今息廬作辨誣之論而太函之道愈彰名德之後不賴有賢子孫哉第辨誣一篇世不多見吾友對琴於息廬又爲從孫旣刊布以正當世耳食之徒又博求篤古而達於辭者助之張一臂而呼而蒙叟回惑之私心如燃犀之照諸醜畢獻矣余於汪錢二家本無左右袒之見鈍翁力詆蒙叟之文不爲司馬報復也望溪方氏辭又加甚焉余不敢循聲附和拾前

人之牙慧以沒蒙叟之長嘗遠遊端州登閱江樓讀司馬平蠻碑大書深刻照耀荒裔心竊嚮往之雖無息廬之辨已心知蒙叟之誣矣

書五臺清涼山傳後

萬厯甲申廣應寺沙門鎮澄與晉陽法明武塘幻余共編斯傳密藏法師刻大藏時已入法函其九卷異衆感通一條云北齊帝第三子天保七年身嬰重疾因入清涼於文殊像前然身供養火盡闍官劉謙之拾其骨塔於鷲峯之西帝悼之卽於焚身處建寺卽今東壽寧舊稱王子燒身寺考北齊列傳文宣第三子爲范陽王紹

義周武平齊紹義奔突厥卽帝位稱武平元年周人購得之流蜀死山傳所云不知何所根據想亦釋子附會之語鎮澄序稱唐初藍谷法師創集宋僧延一又爲廣傳則斯語沿襲已久不可致詰又考文宣紀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十年二月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當時創立寺觀凡二百餘所章仇子他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見唐書東壽傳奕傳寧寺或帝所立燒身之說姑以傳疑

書宣德彝器譜後

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檔案也遼陽年中丞希堯從部錄

出以宣宗諭旨中有鑪鼎彝器四字遂摘用之係年氏所定非實事也司禮監張斌奉旨與工部尚書呂棠眼同校勘虛實計所用之物暹羅國風磨生鑛洋銅三萬九千六百斤赤金八百兩白銀三千六百兩倭源白水鉛一萬七千斤倭源黑水鉛八千斤日本國紅銅一千斤賀蘭國洋錫八百斤鋼鐵一萬二千斤天方國番礪砂三百六十斤三佛齊國紫碁三百斤渤泥國紫礪三百斤渤泥國臙脂石二百斤琉球國安瀾砂三百斤金絲礪二百斤晉赤礪二百斤鴨嘴膽礪二百四十斤白礪二百斤黃明礪一百二十斤寒水石二百斤出山水

銀一千二百斤辰州府硃砂三十斤石青三十斤石綠三十斤銅綠三十斤古墨二十斤黃丹五十斤文蛤五十斤礪砂五十斤方解石二十斤自然銅一百斤白蠟一百二十斤磨光後上色用黃蠟八百斤造模式用血竭二十斤無名異二十斤赤石脂二十斤雲南黑白碁子各二萬箇雲南料石一千二百斤出水煤炭十萬八千斤湖廣櫟炭十萬斤松木生柴一萬斤蘆葦柴三萬斤楊木桴炭六十斤光砂一千斤共三千三百六十五件有滲金蠟茶藏經流金四色用赤金作屑鍊鐐七次水銀薰擦入骨作雨雪點子號曰滲金鑄鼎時物力富

饒取多用弘故宣鑪爲後世所寶貴劉氏帝京景物畧謂爲內庫失火取其煨燼鑄鑪家無實錄不能定失火之虛實而檔冊鑄鼎之年月今猶可考也劉氏不知何所本而妄言之王氏池北偶談又襲用其說尤爲耳食先府君藝餘類纂後記

此先府君類編雜事也不肖孤裝繕旣竟泣然流涕而言曰先府君有張茂先之博虛有劉原父之殫洽耕經媿史引一物不知爲已耻山海神異之經五嶽十洲之記納甲飛伏測圓周髀之術七禽三鏡紫囊瑤珞之書玉靈金策耳鳴目瞶之占驗大秦末尼西蘭竺婆羅門

之象教陰符內景黃冶芝菌七部十二門之元奧莫不
掇其菁華而析其底蘊夫是之謂洞陰陽之原通性命
之理而細亦不遺乎蟲豸者也夫自皇覽集於當塗類
林興矣降及六朝華林園修文殿諸書皆以儒臣分撰
歲縻大官牢廩然猶積日違時懂而克竣先府君卑居
蓬藿未能盡窺西清東觀之藏閱市借篋部居州次其
用力較之前哲爲艱而精密有過之無不及嗚呼其可
傳也已不肖孤惛愚無狀舊學就荒諾臯之記未慰于
文昌靈光之賦有媿于延壽讀是編已輒不自知抽怛
于懷也謹篋櫝而藏之俾貽我後嗣焉雍正四年太歲

在丙午第二男世駿百拜敬撰

晉安三鄭文題辭

建安鄭石幢與弟荔鄉先後成進士子有章又中甲科
將刊其文以問世求品目於余余以晉安三鄭集題其
首有章嗛嗛不敢自信以爲參措於二父之間近於非
求益欲速成余解之日以學論則清江有三劉敞也敞
也奉世也敞攷刊漢書之誤奉世爲敞之次子能各出
其說以成一書則當仁不讓也以文論則吳興有三沈
括也邁也遼也邁遼爲括之兄子存中以淹博見推於
黃文節而西谿雲巢兩集均能頡頏以傳援此例以位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置有章不爲無稽而吾更有證明者唐竇常兄弟五人
集名聯珠以其爲同氣也明景泰時郭定襄官都督僉
事繼父兄後三代之詩皆名聯珠人患無文可傳耳苟
有文父欲得以爲子叔父欲得以爲猶子並駕一時豈
非家門之幸哉

慎端揆詩題辭

慎子端揆荒村甲子自數晨夕著春秋闡義及毛詩原
志各數十卷趙東山范逸齋不能過也間以餘力發爲
詩歌天真爛漫奄入南村之室竹溪其壻鄉也諸沈談
藝爲吳興詩道圭臬端揆獨不受其牢籠獨往獨來孤

行無與真豪傑之士哉家貧訓蒙自給有水田數雙立
苗觀刈躬親饁餉行吟阡陌之間意思蕭散余屢欲過
之盤蔬脫粟清寒不可耐輒復中止是我之自遠於端
揆非端揆疎我也讀其詩其人斯在秋窻放筆欲與儲
王一輩人共參之

施北亭十駕齋集題辭

余於北亭十年以長北亭兄事余摳衣趨隅謹循弟子
之職然措思深湛眼光所到洞垣一方偶眎所作審定
一二處其意所不滿者余未嘗不自知也以故稠人廣
座中有北亭在輒矜慎不敢妄有論列其見憚如此勾

甬全祖望謝山穿穴羣籍意不可一世北亭每有匡益
謝山旋即改定今世所刊經史問荅可證也吾黨多畏
友核其尤則張燿曦亮與北亭爲最北亭家中落之閩
之楚連歲奔走於衣食心志幽憂精膽外鑠年壽不永
不得副其所欲到之境命也嗚呼聖涯靡竟樸學非百
年可了北亭意欲爲東萊深寧一流人耻以詩文自見
每有所造清樸無俗言而嬾不收拾既歿孤子燿搜葺
於友朋間得如千篇姊壻葉世組同里鄭信許承基力
任刊布汪沈爲作傳而以序屬余余豈能傳北亭哉有
後死之責而相知爲最深舍余而他求非北亭所樂也

施得齋燦心集題辭

宣城施君得齋以拔萃貢成均實出閣學李雲麓先生
門下余與之有同門之親出宰興寧

聖天子方求方聞有道士得齋應

名來闕下旅邸過從相得甚歡余又與之有同歲之誼
在昔高允以龐鴻篤懋之德登仕魏朝同徵者四十二
人允皆一一爲之頌古人嚴辨出處而敦崇朋舊蓋如
此其摯也余落落寡合獨持此伉直不阿之意以與世
相往復則雖方之古賢而誠無愧色深知而篤好余者
莫得齋若矣得齋爲吏亢不違俗其爲古學清深溫栗

而不徇乎時科舉之文則童而習逮壯而工養深而力
裕取多而用宏學已立仕已優猶孳孳措意乎是則前
時結習之所存欲一旦決然舍去而不可得也會其鏗
藁既竟余遂綜次前說以冠其篇

許氏連枝圖詩題辭

許氏以北新城之望爲最著隋室迄命通議善心以身
殉君元孫遠爲睢陽太守尹子奇破城與張巡先後同
死世濟忠貞光昭史策後人梅巖先生親疾刲股歿而
廬墓次子仲昭亦以母病割肌天其天年昔人品目錢
思公爲忠孝家余卽借以題許氏尤爲允協吾友默齋

梅巖先生長子也稟賢哲之資義被一鄉仁收九族懿
行卓卓光前裕後痛季弟之早亡而奇孝不彰繪連枝
圖廣徵羣雅欲壽仲昭於不朽以余有善則記希風古
之惇史諄乞一言余慙不敢當也記云身也者親之枝
也古者述同氣者皆原本於草木唐風以杕杜發端大
雅以常棣起興春秋以葛藟取譬後人傳襲其說殷繁
謝庭蘭玉韋家花樹李氏華萼韓相桐陰更僕難數比
物比志默齋猶斯義也余浮湛里閭垂垂以老遇倫彝
節義之事稱說不置津津溢于齒頰歐公脩獨行之傳
謝鐸撰尊鄉之錄竊有志焉輒題數語以殿諸君子之

後附青雲之士而聲施後世昌黎韓子所謂有榮耀者此也

姚春漪懷人詩題辭

懷人之什肇源於卷耳繼之以永懷繼之以永傷終之馬瘖僕痛望遠而不見思深哉在成周開國之初後王制禮作樂用之以覲以燕與關雎葛覃爲鄉樂升歌合樂與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並奏於廟廷制如此乎其嚴重也世衰道微友誼漸薄然伐木猶相嚶鳴而求友聲雞鳴猶因風雨而懷恐懼孔子刪詩取一二篇以立人倫之極降及漢晉蘇李錄別於河梁劉盧敦交於軍旅

過此以往更僕不能悉數承學或昧其原以詩爲侈結納誇聲氣之具則諱矣姚子春漪有友十人推襟送抱以古誼相切劘一日而有三秋三歲之思吳趨雖近游乎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詩如其數而作而苔岑之聲音笑語恍恍如可接焉何其纏綿而悱惻也余交滿寰宇五十年來皆已化爲異物間有一二人未卽隕謝如晨星落落可數求如春漪之盛已成隔世又惜與春漪定交不蚤同心蘭臭不得與於十人之列春漪其謂我何哉

嶺雲上人話墮集題辭

歲在闕逢困敦里中諸宿老閒適無事扇兩湖之芳風
追八社之逸軌吟興聿新佛香時接牽率入社者北山
則恒公南屏則讓師也讓師蓋纏永離辨才不斷破械
作詩正如發微妙音證無畏義以禪爲大超耶以詩爲
小超耶吾不得而辨矣而師且標集曰話墮是崇彼法
而輕言志永言之教也亦以世之泯泯焚焚以言詩者
之衆而思力矯之也嗚呼執相徇名銅迷識浪澄觀朗
悟在下天下地者旣無能以爲役窮老盡氣瑯肝腎以
爲詩非不專矣而四深二廢四離之旨又復使
專其美讀此集竟有不悞墨而汗下者耶



